

澳门大学书院的多元文化教育责任与挑战

李 可

澳门大学

【摘 要】

多元文化教育因各国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而存在不同的价值与使命。中国“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特色决定了中国多元文化教育目标应是在强调文化共性、文化认同的同时对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理解与包容。澳门的多元文化教育应以树立澳门青年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为首要目标,建立澳门青年对祖国的感情联系;另一方面,也应丰富澳门学子的文化视野,培养澳门青年的多元文化意识。澳门大学书院应发挥跨学科交流平台作用,促进多元文化交流。

【关键词】

多元文化教育 公民教育 全球化 书院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的最初使命是为了调和一国内多民族、多种族间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在全球化的今天,多元文化教育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不同国家和地区因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状对多元文化教育产生不同的理解,研究和探讨具有地方特色的多元文化教育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澳门素来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在过去的400多年历史中,不同族群在澳门共同生活,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磨合、渗透和吸收,形成了澳门独特的多元文化,也成为维护和促进澳门社会稳定、发展的有力支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澳门的多元文化教育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

澳门大学是澳门地区唯一一所公立大学。自2010年起,澳门大学开始设立书院,并于2014年搬迁至横琴岛后全面推行书院教育,旨在发挥书院“社群教育”功能,通过体验式住宿学习锻炼书院生五大能力指标,包括健康生活(Health Living),人际关系和团队合作(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eamwork),文化参与(Culture Engagement),具全球视野公民(Citizenship with Global Perspectives),和领导及服务(Leadership and Service),全方位提升书院生的软实力(soft power)。本文试通过住宿书院导师(resident fellow)的视角,基于对书院教学及生活经验的总结及反思探讨以下问题:什么是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在澳门

有哪些特殊的内涵及价值?以书院为平台推动多元文化教育有哪些优势和挑战?对书院教育工作者提出哪些要求?

一、多元文化教育在澳门的特殊内涵及价值

1. 多元文化教育的“多元”内涵

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础来自于文化多元理论。“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首次由美国犹太裔哲学家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于19世纪80年代提出。当时美国外来移民开始逐渐增多,面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外来移民,贺瑞斯·卡伦主张应尊重和保留不同民族的风俗与文化,以挑战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和“熔炉论”。他主张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在使用通用语言(英语)的同时,应保留各自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祖先文化,而不是由主流文化强制“融合”或“同化”其他非主流文化。“文化多元论”的价值追求在于公平、平等,所有种族的文化都应被平等对待,而无优劣之分。作为多元文化理论在教育领域的映射,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是伴随20世纪60年代美国少数族裔要求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而提出的。多元文化教育强调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减少文化偏见与歧视。

无论是文化多元理论,还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多元文化教育,其初衷都是为了解决一国之内不同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问题。但由于不同国家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民族特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在各国实施及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本地化特色的内涵及实施路径。美国从建国开始就存在人口组成的多民族性问题,在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美国经历了强制推行欧美主流文化的“美国化”运动的失败,继而在批判与反思中形成尊重文化差异,减少偏见与歧视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扩大到对妇女、对残疾儿童的教育公平化。英国在20世纪50—60年代由于经济发达,吸引大批外来移民,特别是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的“有色”人种移民。英国的多元文化教育发展之初是为了解决如何让非白人移民的子女更好地融入英国社会,后发展成为对少数族裔的文化扶持和教育资源的倾斜。澳大利亚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多元文化教育处于核心地位。澳大利亚的中小学教育必须是多元文化教育,为了保护本国语言的多元文化特色,澳大利亚的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被要求学习除英语以外的另一种语言。

中国的多元文化之形成和发展有其独特之处。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丰富历史,不同的民族在这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冲突、磨合、共存共荣,最终形成以体现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中华文化为核心,各民族文化特色得以保留和传承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国的多元文化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各民族文化的相对多元,这也正是中国儒家“和而不同”思想在文化领域的体现。西方国家的文化多元是民族文化共性较弱的多元,例如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文化差异等,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多元文化教育是以追求“公正、平等”为目标。中国“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特色决定了我们的多元文化教育目标应是在强调文化共性、文化认同的同时对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理解与包容。因此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际操作的角度,单纯模仿和照搬西方的多元文化教育模式都是不可取的,中国的多元文化教育要始终扎根于中国自身的文化特色。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而中国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初期也集中在少数民族领域。但中国的

多元文化内涵不仅限于不同民族间的多元文化。中国的国土面积约有 960 万平方公里,南北地域间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甚至语言都有很大差别,各地间经济发展、民众受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教育研究者因此也开始从民族的多元文化教育问题转向由地域差异而形成的文化价值观、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开始关注如农民工子女教育以及区域教育发展水平差异等问题,丰富了中国的多元文化教育内涵。

2. 澳门文化特色与澳门多元文化教育

“文化”一词含义丰富,正如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学者泰勒(T. B. Taylor)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有一切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总体”。

由于历史原因曾属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在 1999 年正式回归中国,特殊的历史造就澳门独特的文化。澳门自古属于中国的领土,从澳门的人口结构上分析,华人一直占澳门人口的多数,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在澳门得以传承和发扬,是澳门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但自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殖民者通过强行与清政府签订《中葡友好通商条约》获得“永驻管理澳门”的特权,澳门成为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后,西方文化,包括欧洲人的饮食习惯,生活习俗,葡萄牙政治文化,以及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文化开始影响澳门,中西方文明在澳门开始了近百年的磨合、交融,最终形成多元文化长期和谐共存的特殊文化现象。

澳门的多元文化构成首先包含长期生活在澳门的多样化族群。其中土生葡人是澳门一个特殊的族群,他们是指在澳门出生,具有葡国血统的葡萄牙居民,身份上他们认葡萄牙为祖国,但世代在澳门生活,与澳门有切割不断的情感联系。他们的饮食习惯、生活习俗兼具中西特色,大多土生葡人也会流利的中、葡双语,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正是中葡文化的和谐交融。定居澳门的其他族群还包括来自菲律宾、越南、泰国的东南亚人,但总体人口仍以华人居多,其中又以福建、广东人为盛。不同族群在澳门生活,保留本族群文化传统。这些族群又通过澳门民间社团组织相互交织,沟通交流,和谐共处。澳门多元文化的另一反映是其独特的法律制度,葡人治澳期间全面推行葡国法律制度,使其具有浓厚的大陆法系特质,行政机构设置与政治治理模式也具葡国特色。澳门回归后《基本法》赋予澳门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50 年不变,不仅沿袭部分澳葡法律,也颁布部分新法,形成澳门独有的法律特色。

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澳门多元文化,也给澳门的多元文化教育提供了发展的土壤。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由于澳葡政府并不积极发展教育,造成澳门公立学校数量极少且以推行葡文教育为主,例如澳门中葡学校,反而由宗教组织或民间团体开办的私立学校异军突起。这些私立学校又依据开办者所代表的族群不同而各具特色,例如有以英文教育为主,和西方国家教育体系接轨的国际学校,有传统爱国爱澳团体筹办的学校如濠江中学,还有宗教团体如基督教会开办的培正中学等。由于政府并无推行统一教材,而私立学校又拥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他们可以自由决定课程设置、教学语言、教学模式等,这些学校因此得以保持本学校所秉承的教育理念和文化特色。从一方面看,这是澳门教育体制的优点,宽松的政策环境给多元文化教育提供发展的机会,澳门不同的族群都可以找到具有本族群特色的学校,族群文化得以保留和传承,但从另一方面分析,澳门的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是澳葡政府有意为之,而是在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下自然形成的现象,这种自下而上的、自发式的多元文化教育的形成模式存在一些先天不足:首先,它缺少成熟理论的支持。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学家詹姆士

·班克斯(James A. Banks)将多元文化教育视作“一种概念、一种哲学观点,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教育改革过程”。而一个成熟理论的建立应是反复推演、反复辩论的结果,缺少了理论支持的多元文化教育会因缺失其核心价值追求而变得盲目。更为重要的是,澳门的多元文化教育应根植于澳门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如何定位澳门多元文化教育独特的核心价值更是值得反思的问题。其次,多元文化教育改革应是由政府主导的,系统而全面的教育改革,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是包括教育政策的制定、学校教学制度的改革、课程设计的调整、以及教师观念转变、教学培训在内的系统化措施,只有政府主导、各学校相互合作、配合,才能逐步推进具有广泛社会效应的多元文化教育改革。再次,多元文化教育的对象不应局限于中小学生,而应将高等教育纳入多元文化教育视野。大学四年是人生中重要的成长阶段,是一个人人生态度、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多元文化的认识与认同不应止于中学阶段,而应涵盖更为丰富的大学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渐形成一种趋势,但澳门的多元文化教育特殊的内涵以及实现进路,需要更多的反思与讨论。

二、时代背景下澳门高校的多元文化教育责任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中央一直坚持“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一基本国策也正是中国儒家“合而不同”思想的体现。“合”是目的、是前提,“不同”是对差异的认知与包容。如上文所析,中国的文化多元是区别于西方国家的、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相对多元。澳门曾属葡萄牙殖民地,又因来自各国的外来移民,造成了中西文化在澳门交融,多族群在澳门和谐共处的局面。多族群是澳门的一大特色,也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一大关键因素。但正如硬币有正反两面,多样化的族群在某一时期可以成为社会稳定的推动力,在另一时期,也有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威胁(如当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各种社会矛盾会开始凸现)。如何正确处理多族群关系,维护族群间稳定的和谐共处局面,正是澳门多元文化教育应该解决的终极命题。而解决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澳门的特殊环境下理解与处理“和”与“不同”的辩证关系。

在澳葡政府时期形成的,主要通过民间办学而推动的多元文化教育固然在各个民办学校内传承了办学者所代表的族群文化(例如基督教会所开办的学校会专门设置基督教科目),但就每个受教育者个体而言,他们仅是对所在学校的文化有所了解和认同,对生活在澳门的其他族群的文化未必了解,对作为文化核心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了解程度,也受限于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实际上,属于某一族群的父母将子女送入具有强烈族群符号的学校就学,那么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学校,学生都只接受本族群文化教育,在这种相对封闭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仅会对本族群的文化有认同感,而缺乏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与认同。由此看来,澳葡政府时期在民间办学中形成的多元文化教育,实际上只强调了各自文化的特性,而忽略了文化的共性,即作为文化核心的中华文化。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恰恰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最深层的基础,失去对国家文化的认同即是失去与国家最重要的情感维系。笔者在书院通识教育课上曾收到这样一份作业,这份作业的主题是文化参与(Culture Engagement)。一位来自澳门大学法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在作业中提出自己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他是澳门永久居民,但同时拥有葡萄牙护照,澳门回归后成为中

国的特别行政区,因此他也理应是中国人。他指出,从法律层面来界定他是哪国公民尚属容易,难的是情感、文化上的真正认同。虽有三种身份,但他感觉并不真正属于任何地方。这正反映出澳门多元文化教育中民族文化教育的缺失。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公民被越来越多的“混置”与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之中。一方面国家强调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另一方面又要支持和保护一国之内的多元文化,如何妥善而恰当的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正是多元文化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如多元文化的倡导者班克斯教授所指出的“已经提高了的文化多元性及其认识要求我们重新认真地审视公民教育的目标与方式。多元文化社会正面临着如何建设民族国家的问题”。

澳门回归祖国已有 17 年,在澳门回归祖国的 1999 年出生的婴儿现在也正步入成年,即将开始大学生活,他们是特殊的一代,是生长在澳门回归后的一代,他们对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澳门的高等教育一方面要培养具有全球意识的公民,另一方面还要立足于本土文化,提升公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要通过多元文化教育增强澳门青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促进社会稳定。

三、澳门大学书院开展多元文化教育的优势与挑战

澳门大学是澳门地区唯一一所公立性质的大学。自 2010 年起澳门大学开始设立书院,并于 2014 年搬迁横琴校区后扩大书院规模,在全校范围内推行特色的书院教育。目前澳门大学共有 10 家书院,入读澳门大学的每一位本科学生在一年级都被要求入住书院,并需要完成书院教学任务。但与传统的“教授”式教学模式不同,目前澳门大学书院开展的是体验式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参与,教育者的角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师,而更像一位活动策划者,或者是共同学习者。书院教育目的是锻炼书院生五大能力指标,包括健康生活(Health Living),人际关系和团队合作(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eamwork),文化参与(Culture Engagement),具全球视野公民(Citizenship with Global Perspectives),和领导及服务(Leadership and Service)。但对具体课程设置不做限制,书院导师可根据各自的专业特点和特长设计课程安排。这种灵活的课程设置为多元文化教育的开展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书院开展多元文化教育的另一优势是它是一个跨学科学习平台。“文化”一词含义丰富,包括艺术、宗教、道德、法律、人文风俗等。它所涉及的领域并不是某一个学科可以涵盖的。而书院正好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学习平台。它打破学科间的樊篱,不仅不同学科的学生可以共同生活、交流,它也是不同科系教授之间交流以及与同学互动的平台。书院同学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与自己不同学院的教授开办的讲座、工作坊等,对于理科或工科的学生而言,在专业学习中较少机会接触到对多元文化的认知与了解,而书院所提供的各类教育活动正好补充了这方面教育的不足。

但另一方面,在澳门大学的书院推行多元文化教育也面临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澳门学生独特的“打工文化”。在澳门,学生的课外兼职非常普遍,这与学生的家庭条件并无必然联系。笔者与 2017 年 4 月 27 日向澳门大学曹光彪书院院生派发过一份关于课外兼职的问卷调查,共派发出 100 份问卷,收回 52 份。回复问卷的同学就读大二的占 50%,大一的占 25%,大四占 15%,其余为大三学生,各个专业学生人数比例大致相当。在回复者中,90%以上的学生表示有课余兼职,每周兼职时间平均在 10—12 小时左右,工作性质主要有家教补习、销售、接

待侍应、文员等,平均时薪在80—100澳门元左右。由此份问卷可以看出,澳门学生的打工情况相当普遍,从进入大学开始就会花一定时间在打工上面。他们所做的工作大多跟自己的专业没有太大关系,时薪也并不算高,但超过一半的受调查者都表示更愿意将学习专业课以外的时间花在打工而不是其他方面。书院教育最大的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如何争取将出外打工的学生留在书院,让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与导师、与其他同学沟通交流、学习讨论。

书院多元文化教育的另一挑战是如何妥善处理不同文化背景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书院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小社会。以曹光彪书院为例,截至2017年4月24日,书院有440名学生,其中有19名国际学生(包括交换生),澳门本地学生303名,内地学生100名,香港学生14名,台湾学生4名。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有各自不同的饮食、生活习惯,特别是来自非洲的学生,他们的饮食、生活习惯与中国学生有很大差别,他们之间用葡语交流,英文并不流利,在与其他书院生相处时经常会因为文化差异加之沟通不畅产生摩擦和矛盾。如何调和与妥善处理这些矛盾、如何鼓励国际学生多参与书院活动,与其他院生交流,是书院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对此,曹光彪书院做了很多积极的尝试。首先,以书院通识教育为平台,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学生的交流融合。例如在书院通识教育课(Student Affairs General Education "SAGE")上,导师鼓励、引导学生与澳门大学模拟联合会合作,通过学生自己组织并参与仿真联合国的活动开拓国际视野,增强公民意识。其次,利用院生会,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鼓励并支持举办学生感兴趣的文化交流活动,例如旨在宣扬中国书法艺术的文化衫DIY工作坊,旨在促进各国文化交流的国际美食节,以及葡语文化周等,都受到学生的欢迎。再次,与学院密切合作,充分利用学院资源,在书院传播不同文化。曹光彪书院与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保持良好合作,特别是与中文系与葡文系合作,在书院举办各类文化论坛与讲座。最后,书院鼓励并支持学生自发组成兴趣小组,以加强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交流与合作。其中比较成功的案例是由一位内地学生、三位澳门学生组成的科技兴趣小组,书院划拨专门场地给他们开办工作室,成为他们交流、讨论的主要场所。目前这几位学生甚至开始自主创业,在横琴开办的公司已经成功注册,并开始运营。

四、多元文化教育对书院教育工作者的要求

教师是教育实施的主体,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与推进需要教育工作者的配合与支持。首先,书院教育工作者要有多元文化教育意识。要真正认识到来自不同地域学生的不同文化价值,尊重学生的文化差异与多样性,尊重和理解不同民族文化,才能处理好文化间差异带来的摩擦。其次,要设计和制定多元文化教育方案。这里,书院导师在文化教育中的角色定位很重要。由于澳门大学书院教育目的是通过学生体验式学习来达成,书院导师的角色不是知识的传递者,而应该是文化的引导者,活动的组织管理者,通过团体合作的学习活动提高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兴趣、增强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沟通交流。再次,要积极探索本土化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在澳门开展多元文化教育,应是在宣传中华文化、增强本地学生文化认同感的基础上,扩展学生国际视野,培养学生对外来文化的认知与包容。最后,不同教育机构的教育工作者要加强对多元文化的讨论、交流与合作。全国的高校教育工作者应对如何弘扬中华文化、如何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等加强对话和交流,并通过暑期交换等交流合作项目增强学生的互动。

五、结语

中国自1999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从此澳门在“一国两制”体制下稳定发展。2013年中国提出发展“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澳门被列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澳门成为接连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交流平台。澳门的特殊定位赋予了澳门多元文化教育特殊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相通”,只有文化相通,才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澳门本身是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融的社会,又是中葡交流的重要平台,澳门的多元文化教育核心在于一方面要保持、传承和对外宣扬优秀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要全面深入的了解他国(特别是葡语系国家)的文化和思想。澳门青年是澳门的未来,如何树立澳门青年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以及对其他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包容,是澳门教育工作者应深入思考、广泛讨论的议题。

参考文献

- [1] HORACE M. KALLEN.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M]. Oxford: Routledge, 1989: 118 - 246.
- [2] JAMES A. BANKS. An Introduction to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M]. Boston: Allyn and Bacon, 2002: 82.
- [3] PETER W. COOKSON, JR. School Choice: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merican Education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1 - 157.
- [4] SAMUEL P. HUNTINGTON (程克雄译).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211 - 263.
- [5] BARRY TROYNA. Racism and Education [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7 - 94.
- [6] LOTTY ELDERING. Multiculturalism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J].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1996: 315 - 330.
- [7] 吕庆广. 20世纪90年代美国多元文化论争述评 [J]. 江南大学学报, 2004(4): 46 - 51.
- [8] 钱民辉. 略论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与实践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5): 136 - 143.
- [9] 黄鸿剑. 论澳门文化的形成和历史地位 [J]. 行政(第九卷), 1996, 9(33): 843 - 851.
- [10] 田野. 澳门教师对多元文化教育的态度-澳门多元文化教育初探 [J]. 全球教育展望, 2002: 41 - 48.
- [11] 赵永新. 中国文化精神与澳门文化特质 [J]. 澳门政策研究, 1998(3): 32 - 41.
- [12] 魏美昌. 保护土生葡人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J]. 澳门政策研究, 1998(2): 16 - 21.